

松花江上

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最后的生产队

李少华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最后的生产队

李少华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生产队/李少华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1

(松花江上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ISBN 978-7-5153-0441-0

I. ①最…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0877 号

责任编辑: 程黛眉

装帧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 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电话: 010-57350521

门市电话: 010-57350370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6.75

插 页: 2

字 数: 239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松花江上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组委会

名誉主任：盖如垠

主 任：朴 逸

顾 问：陈凤翠 王洪彬

副 主 任：张力斌 王亚平

委 员：李建华 杨成志 王阿成 唐 飏 高 弟

编委会

主 编：王亚平

执行主编：杨成志

副 主 编：陈 明

文字统筹：姜胜群 朱珊珊

艺术评审委员会

主 任：王阿成

副 主 任：杨成志

委 员：（以下按姓氏笔画力序）

马汉广	王亚平	王阿成	王洪彬	刘金祥	朱珊珊	张 一
李方元	李五泉	李汉平	陈凤翠	陈 明	何凯旋	尚 一
杨成志	杨冶经	范震飏	赵旭忠	姜胜群	郭淑梅	郭崇林
高 弟	贾宏图	唐 飏	梁 帅	梁晓声	蒋 巍	喻权中
彭 放	潘红莉	戴洪龄				

第一章

山里的女人们大都没机会上学，或者说根本就没想着上学，自然就没什么文化，整日里管的是眼面前儿的小事，操的闲心可是不少。伺候一家老小吃完了饭，答对老爷们儿上了地，顾不上刷锅刷碗，抱着孩子就出了门。树荫下，靠墙根儿已经有了几个妇女，还有一帮穿开裆裤的小孩崽子在吱吱哇哇地打闹。女人们见面便喜笑颜开，又是姐，又是妹，七大姑，八大姨，边唠着边敞开怀，把奶盒子拽出来，将奶头塞到嗷嗷待乳的孩子的嘴里。完成了这些程序，怀里的孩子不哭闹了，女人们就没了烦恼，嘴上的话题便像山间的溪水哗哗地淌出来，七嘴八舌，渐进高潮。张家长，李家短，南朝北国，山里山外，漫无边际。这好像是一场比赛，看谁耳朵灵通知道的事多，看谁唠出的“嗑儿”新鲜，看谁能掌握屯子里的压箱底儿的秘密。这两天马家屯的妇女们私下里扯着这样一个事，说是马支书的老丫头，也是唯一的女儿彩凤和刘铁匠的儿子登科总在一起出出进进，不是一般关系，好像是在搞对象。马上就有人嘎巴溜脆地反驳说：“净扯闲淡！一个是天上飞的鸟，一个地下爬的鳖，整不到一块去，绝对不可能的事！”

“老刘家想攀高枝？哼！得给他换一个胆。”

“刘登科吃错药了吧？小心爬不上去掉下来摔断了气。”

“听说是马丫上赶着人家，主动送上门。”

就这等瞎话也出来满嘴冒沫子瞎嚼破？别说老爷们儿不信，就连热衷于东扯西拉的老娘们儿也没几个当真的，准是谁吃饱了撑的，没事扯王八蛋。你说怪不怪，越是没人信，这话传得越快，可能是因为这事挺玄的，传着过瘾。没用几天满屯子该知道的都知道了，不知道的仍然不知道，其中就有马丫他爹。

一阵干巴巴的秋风飕飕地掠过村庄，温暖的日子马上就凉了。断了

水脉的树叶被风漫卷着，一拨一拨地飘散着落下来。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叶子在空中飘荡着，有的好像过惯了高高在上的日子，不愿离开生它养它的树枝，在空中飘摇着不愿意落下；有的似乎在选择着陆的地方，起起伏伏，犹犹豫豫，飘得很远很远。其实它们落不落下自己说了不算，主宰它们的是苍天。天凉了，陡然间凉得很快，让人来不及往身上添置衣服。

马彩凤和刘登科甜蜜地说着话往家里走，不知不觉快到了屯子头上。远处收割的社员发现了，直起腰伸长了脖子瞪大眼张望。有几个好事儿的人瞄来瞄去，指指点点，争论是否真是他俩。他俩这是刚从县上的农业广播函授学校学习回来。一晃学习快二年了，再考一次试就毕业了。他俩太投入了，忘记了躲避那些热辣辣的眼睛。过去回来都是马丫在前面进了村，没了影，刘登科才敢往村里挪蹭，瞪着警惕的眼睛，蹑手蹑脚不敢整出大动静。今天他俩一路上谈天说地，有说有笑，到了屯跟前还不知道。这不能怨他们，就怨那一片片由绿变黄的苞米地。以往那些茂盛的苞米地是幸福的摇篮，是绿色的屏障，是他们幽会的最安全的地方。只要钻进了苞米地，他们就不用瞻前顾后，就是搂搂抱抱啃几口也没人看得见。不仅他俩，屯里的年轻人搞对象都爱往苞米地里钻，钻进去就不想出来。今天的苞米地不是昨天的苞米地，桔子都倒地上，那里站着许多人，瞪着一双双惊疑的大眼睛。刘登科突然意识到坏了，被屯子人看见了，感到十分紧张，低下头，几步蹿到前面，把马彩凤甩开老远。马彩凤不太在乎，觉得刘登科像个笨手笨脚的贼，差点儿没笑出声。

她知道他想啥，知道他为什么蹿得那样快，看着他的背影故意高声问：“你着啥急？”刘登科慌乱地掩饰说：“我……我饿了，想早点儿回去吃饭。”

马彩凤又说：“这才三点多钟，你就饿了，净糊弄我。”

刘登科说：“你看你，我能糊弄你吗？我……我怕别人看见咱……咱俩在一起走，影响太不好。”

马彩凤想了想笑咪咪地说：“你走吧，别饿坏了。”

刘登科慌张地回头看了一眼马彩凤，大步流星往家走。走了几步觉得把马丫扔在后面不对劲儿。他站住了，躲在几棵大杨树的后面往四下窥探。他摆手让彩凤先走，自己再等一会儿进村。

马彩凤朝大杨树后面问：“你不饿了？”

刘登科说：“饿啥饿，都是说着玩儿的，我就是怕人看见。”

马彩凤嗔怪说：“那你就说紧张不就完了，干啥还说是饿了？”

刘登科说：“我一紧张就饿。”

他俩的这些把戏确实被许多人看见了，但仍没多少人相信他俩在搞对象。马支书是谁？说出来能吓人一跳，他就是响当当、硬邦邦的马家屯大队的书记，名叫马福山。虽然不是苦大仇深，但铁定是无上光荣的贫农，土改时扛着大枪斗地主的民兵，大跃进那年入的党，在支部书记这把交椅上坐了小的溜儿快二十年了。大水库是他指挥修的，三十多垧水田是他带着人开的，村头的大道是他领着人铺成的，谁提起来都得竖大拇指。刘铁匠是谁？是个提不起来的，没地位、没人尿的反面人物。刘铁匠比马支书小几岁，成分是地主。虽然不是四川刘文彩那样的恶霸地主，没那么大的民愤，但和贫下中农绝对是不能混淆的，绝对是不能称兄道弟的两个阶级。虽然粉碎“四人帮”了，地富反坏右已经摘了帽儿，但两个阶级的疙瘩没完全解开，两股水还合不成一个流。所以说马丫和刘登科这事忒玄，玄得没边没沿儿。有人断言，假如马丫要和刘登科搞了对象，马支书能打折她的腿。

马家屯和祖国的大江南北一个样儿，是曾经有阶级的——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而且斗争得如火如荼。说起马家屯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得提起那万恶的吃人的旧社会，黑心的地主老财骑在穷人头上作威作福。这里郑重声明：刘铁匠他爹和他爹的爹都没骑过穷人头上。新社会马支书代表人民代表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运动刘铁匠，修理刘铁匠，整治他快三十年了。那绝对是猫和耗子的关系——高兴了就抓住他以革命的名义揉搓一阵子。你敢不服？不敢。你敢反抗？绝对不敢。让你把腰哈下，你绝对不敢直着站。让你立刻滚出去，你不敢慢半步，夹起尾巴就得往外走。被整治的滋味儿就不用细说了——吃辣椒辣屁眼——谁遭罪谁知道。说刘铁匠是地主不太准确，太冤。因为土改那时他才十岁，虽然娶了媳妇好几年，但睡觉还尿炕呢，根本不知道他那小鸡鸡除了尿尿还干啥用，媳妇的肚子五年后才鼓起来。准确地说，真正吃香的喝辣的，享受过五谷丰登、绫罗绸缎的好日子的是刘铁匠他爹、他爷爷和爷爷的爹。谁让

解放前他家的地比别人多——马家屯的好地都是他家的。谁让他家雇了七八个劳金——劳金就是两条腿的牲畜。谁让他家拴了两挂大马车——马脖子上的铜铃响起来满屯子都听得到。谁让他家过年时能吃上酸菜馅的饺子——马支书小的时候只能大老远地闻味儿。谁看着他家的三间大瓦房不眼热——好姑娘梦里都哭着喊着往他家嫁，全屯子再没有好小伙子。这一切都因为了啥？很好解释——穷人的命不好呗。男女老少就烧香拜佛，行善积德，祈望着有吃有穿的好日子。老人告诫晚辈，把眼睛瞪大点儿，下辈子投胎的时候瞅准了，一定要找个像老刘家那样有钱的好人家。老话说得好啊，大富不过三代，到刘铁匠这儿正好是第四代。土地改革，暴风骤雨，一夜之间他们家就穷掉了底儿。穷人们知道了一个道理，不是自己的命不好，天底下的人是分阶级的，他们老刘家就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就是我们的穷根，只有整倒了他们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他们老刘家前辈子没干好事，他不挨斗谁挨斗？他不遭罪谁遭罪？他就是当地主的倒霉命。

有人说老刘家的人还是挺和善的，没干过什么鱼肉乡里的事儿。但说到坏事他们家不是一点儿没干过，只是他们老刘家一辈传一辈，个顶个鬼道，坑了你害了你还冲你咧着嘴丫子笑，打马虎眼让你发现不了。所以刘铁匠的祖爷爷有个外号叫刘善人，远近闻名。老刘家不仅经营庄稼，还经营树林子，卖木头。清末那一年衙门来收木石税，告示上写着要由经营者来缴。可是全屯子没人认字，就老地主的儿子刘登科的爷爷念过几天书。老老地主叫他儿子给大伙念，篡改成了木石税要大家摊，一户也不能少。“睁眼瞎”们没办法，糊里糊涂地替老地主交了三年木石税。后来这事露了馅儿，恨得大伙牙根儿疼，都骂老刘家是假善人，王八蛋，他咋不嘎嘣一声断子绝孙！老刘家不敢犯众怒，挨家挨户退钱，点头哈腰地解释说，这是他们干的最缺德的一件事，也是唯一的一件，对不起乡里乡亲啦，再也不能这么干了。老老地主还当着大伙的面扇了儿子几个大嘴巴，斥责说都是他把告示念错了，老老地主自己不知道，云云。这套鬼把戏只能糊弄小孩子，大伙儿心里犯合计，谁知道他以前还干过啥，只是狐狸尾巴藏得严实没漏兜罢了。大伙心里有一杆秤，别看老刘家的老少见了面又是拱手又是冲你笑，背后一准是蔫生故动坏。突然有一天来了浩浩荡荡

的共产党，据说就是来收拾老刘家那样的地主老财的。老地主胆子小，土改工作队一找他便二话没说，按着农会的章法把家产全给贫雇农分了。他心里战战兢兢，脸上却挂着笑模样儿，站在家门口看着大伙儿往外搬东西。他的心都碎了，恨得五脏六腑都冒火。他以为搬完浮财分完地就拉倒了，紧接着农会主席呼嚎地像撵狗似的让他搬出去，三间瓦房已经分给贫雇农了。那个农会主席是马福山的一个远房叔叔，在关里家是一个祖坟。他原来是老地主家打头的，三辈人在他家吃劳金。别看他浑身的力气，挺大的脾气，离了老刘家他就没有饭吃，全家人就得喝西北风。老地主说他绝对不敢说二，老地主说骡子屁股朝南他绝对不敢说朝北。那一年老少爷们儿给老地主在山里抬木头，累得要死要活。就是这样老地主还是说干得太慢，误了装火车，耽误了挣钱，又吵又骂还要扣工钱，活脱脱像是在催命。劳金们被逼无奈就得拼命干，好几个都累吐了血。老地主认为这不算什么，想挣钱就别怕卖命，只有卖了命才能挣来钱。土改时他自认没什么仇家，谁知道共产党来了，半个屯子都成了他的仇人。这些穷棒子，不知道共产党给他们喝了什么迷魂汤，豁出命来跟共产党跑。没想到昔日当牲口使的劳金、今天的农会主席对老刘家的仇这么大，一点面子不给留。老地主遭受的打击太大了，太受不了了，绝望了，扑腾一声昏倒在地。那时“穷棒子”马支书就站在农会马主席的身后，肩上背着一杆大枪。那杆枪是延安来的八路军三五九旅缴获山里胡子的，开始啥毛病没有，后来农会主席拿它打了两次野猪不知怎么就坏了。外人不知底细，马支书也不知那枪打不响，只有那个马主席心知肚明。别看打不响，地主富农就怕那枪口对着自己的脑门，马福山背着它就有精神，就胆子大。第一次开斗争会，马福山把枪筒子对着老地主的脑瓜盖晃动了一下，吓得老地主扑通一声趴在地上，抱着脑袋妈呀妈呀地叫。那些日子就像做梦，真没想到“穷棒子”这样就坐上江山了。马福山抱着那杆枪和穷哥们儿炫耀：这枪杆子是真好使呀，老地主是多牛逼的一个人，见了它也得尿裤子。后来这杆枪的底细暴露了，大人小孩都知道马福山背着个“打不响”。马福山不愿再背着，因为地主富农不再害怕了，倒是自己心里没了底，万一遇上敌人还不如个烧火棍。区长把枪拿到县上修，半年才拿回来，那些日子可把马支书想坏了。土改工作队的同志和“穷棒子”们说了，我们过去为什么

受苦受穷，不是咱命不好，烧香磕头都没用，也不是投胎投错了，就因为咱没有枪把子。没有枪把子就没有印把子，天下是地主老财的。如今咱穷人坐天下，枪杆子、印把子，贫下中农的命根子，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含糊，不能让地主老财卷土重来。这些话深深地印在贫下中农的心里，马福山世代代永不忘。

刘铁匠他爹气得要发疯，但他绝对不敢公开反抗，因为他听说珠河镇那面已经把敢和农会叫号的地主打死好几个了。不用刀砍，也不给吃枪子儿，就用棒子晃，咣当一声就把头砸得稀巴烂，白脑浆子洒一地。没过几天，老地主听说国民党中央军到了长春，心想共产党的工作队长不了，偷偷地欢笑，盼望——别看你们现在搬我的东西，过不几天都得老老实实给我送回来。果不其然，那一天早晨一开门差点儿没绊他一个跟斗。不知是谁，也不知是啥时候，把东西送回来一大堆，锅碗瓢盆，绫罗绸缎，桌椅板凳。今天有飞机撒传单说中央军快到哈尔滨了，明天有特务在县里暗杀了共产党的干部，后天又炸了区政府掳走了区长。农会那面也没什么动静了，民兵们都吓得不敢出门。老地主极度兴奋，手舞足蹈，但不敢声张，关上门，炒两鸡子儿，有滋有味儿地捏了两盅。马主席心里没底，马福山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马福山说：“叔，咱不干了是吧？”

马主席说：“我的大侄子，开弓没有回头箭。不用怕，咱活着也没过上好日子，死了也没什么想头。咱的命不值钱，都不如老刘家的一条狗，豁出来能咋的！假使共产党败了咱就上山，大不了当胡子，不图大富大贵，就图个自由之身。”

马福山说：“老刘家肯定要找咱们算账。”

马主席说：“你多长双眼睛，发现老刘家要报复咱们，咱就先下手为强，一枪就瘪了他，让他们死在咱们前面。”

马福山点点头，表示记在心里了。老地主伸着脖子一直等了三四年，也没看见国民党中央军啥模样。再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天下都是贫下中农的了。老地主没了精神，整日里郁郁寡欢，心口疼，一口气没上来死了。临死前几天，他瞪着干涩的眼睛，颤抖着瘦骨嶙峋的手，翘着花白的山羊胡子，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儿女们，到啥时别忘了，马家屯的好

地都是咱家的，是我爹的爹跑马占荒开出来的。特别是南大排地，一马平川，不用上粪，旱涝保收，那是马家屯的地眼，有朝一日一定要整回来。那块地里有多少咱家的心血呀，它本来就姓刘，永远都姓刘。我躺在北山上，不闭眼睛看着你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早晚能转回来。他嘱咐孩子们的另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念书，劳心者治人，坚决不能和那些“穷棒子”似的当“睁眼瞎”。听着爹的话，刘铁匠心里不是滋味儿，同时也吓坏了，生怕传扬了出去惹祸上身。他心里埋怨老头子，临了临了说这个干啥，也不替活人想一想。好在瞅了一圈儿，身边没一个外姓人，但他还是悄声和家里人说，他病糊涂了，逮啥说啥，谁也别当真事，就当他啥也没说。又转过身对一帮孩子说，谁也不准出去瞎说，小心打断你们的腿。那时候当然没有刘登科，他爹才十五六岁。说起来这事也有三十多年了，早就成立了人民公社，马家屯的好地孬地都归了生产队成了集体财产，老地主的遗愿是狗撵吹泡一场空。阳光普照，晴空万里，红旗猎猎，百姓欢笑，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江山人民地位高，反动派想反也反不了，老地主的遗愿恐怕永远永远都实现不了了。但他儿子继承的地主成分丝毫没有改变，一代接着一代，而且每况愈下。刘铁匠转眼间就三十多岁了，稀里糊涂当了三十多年地主，又准确无误地传承给了他的下一代。就连刘登科在学校里也有一个外号——“小地主”。年幼的刘登科不明白“小地主”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总要被人耻笑和攻击？他逐渐地觉得“小地主”肯定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可能就相当王八犊子吧，反正不是好东西。

他被人欺负了，流着眼泪跑去找马老师告状：“他们欺负我，管我叫‘小地主’。”

马老师点着他的脑瓜门说：“你还有脸哭，你就是‘小地主’。”

马老师就是当年农会马主席的孙子，自然对他了如指掌。

刘登科不服气，怀着疑问问他爹。他爹不知咋回答，说长大了你就明白了。刘登科就盼望着长大了，可不知为什么就是长不大。不管来了什么运动，最先倒霉的都是他们老刘家。不为别的，就因为他家是地主，斗争你就不用和谁商量。你就是个尿罐子，夜里头滋够了，装满了，天亮就拎出去。天黑了又拎回来，再接着滋。

“文化大革命”闹得甚欢的时候，屯里浩浩荡荡地开来了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破四旧”、“立四新”的公社的红卫兵。他们进屯第一件事就是杀气腾腾地问：谁是地富反坏右。马支书看不惯红卫兵目空一切、咋咋呼呼那一套，但还是抬手一指说，屯西头老刘家是地主。马支书以为，不管怎么说红卫兵是毛主席的人，毛主席都喊红卫兵万岁了，咱也不能怠慢了他们。红卫兵问有没有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马支书满不在乎地说啥新动向？屁都不敢放，早叫我管得老老实实的，一点儿不敢乱说乱动。红卫兵又问他家里有没有变天账？马支书满有把握地说借他个胆儿也不敢，俺们贫下中农最忠于毛主席，还容得他返把子！红卫兵们听着他的话不顺耳——这不是明摆着说咱红卫兵没啥用嘛——他们最忠于毛主席，那我们红卫兵往哪摆？

红卫兵的头儿用教训的口气说：“老马呀，你的头脑有问题。”

马支书怏怏不快地问：“啥问题？”

红卫兵头儿说：“你的警惕性有问题。”

马支书不屑地说：“我当啥呢。”

马支书嘴上没说啥，心里想，几个小屁孩，黄嘴丫子没褪净，毛还没长全，跑我这来抖搂翅膀来了。

红卫兵迫不及待地要刺刀见红，执意要和这个地主当面试试身手过两招儿。马支书挥了挥手，几个民兵带着红卫兵奔刘铁匠家呼啸而去，没一袋烟的工夫刘登科他爹就被揪到大队。刘铁匠面色通红，继而变白，头发乱糟糟，额头上挂着汗珠，浑身上下都是土，嘴丫子流着血，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看来在道上红卫兵们没闲着，刘铁匠已经遭受了皮肉之苦。红卫兵拿着小红本挥舞着，喊叫着，让他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马支书掐着烟在一旁瞧热闹，看看这伙红卫兵能整出什么花花样儿。站在台子上，看着黑压压的人群，刘铁匠抱定主意啥也不说。他心理确实曾经一次又一次地骂过共产党，但他绝对不敢如实交代，真是那样还不打断他的骨头，拧掉他的头。斗了三天三夜，熬了三天三夜，刘铁匠撑不住了，心里防线彻底崩溃，请求坦白从宽，把老地主临死前嘱咐他的话全交代了。红卫兵一听毛骨悚然，怒火满腔，哪里还从什么宽，三下五除二，把刘铁匠打得半死。

马支书大吃一惊，没想到看似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刘家真的想变天。还别说，这些红卫兵不是瞎咋呼，难怪毛主席那么喜欢红卫兵。等刘铁匠醒来，感到浑身疼痛，已经被关在大队部的小黑屋里，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民兵。再一看，一同被关着的还有本村最大的官僚，昔日里呼风唤雨的马支书。刘铁匠的脑袋像壶糰子十分发蒙，以为是在黑咕隆咚的梦里，活动活动筋骨，懵懵懂懂，蹿上去就狠狠地给了马支书两个大嘴巴子。他梦见过马书记多少次，经常是马书记像魔鬼一样要吃掉他。他无处躲藏，拼命呼喊，醒来时一身冷汗，对着灯熬到天亮，再不敢闭眼睛，因为一闭眼马书记就张着血盆大口回来了。有两次做的梦挺怪，他像雷锋那样端着冲锋枪，把子弹雨点似的射过去，打在马书记的胸膛上，鲜血四溅，但马书记没死，因为那子弹都被弹了回来。他又扣动扳机，枪口喷着火，但子弹没飞出去，噼里啪啦像黄豆粒子似的掉在脚面子上。马支书暴怒，手握一把大刀，喊叫着朝他砍来。他无处躲藏，拼命呼喊，醒来时又是一身冷汗，对着灯又熬到天亮，再不敢闭眼睛。就有一次，他在梦里痛痛快快地打了马支书好几个嘴巴子，那叫解恨，过瘾。马支书骨瘦如柴，满脸灰色，跪倒在他的脚下，毫无还手之力，只能苦苦地哀求。刘铁匠拍着手高兴地笑出了声，把睡梦中的老婆子笑醒了。老婆把他扒拉醒，问他干啥这样高兴。他气坏了，怒斥老婆：这些年就做了这样一个好梦还让你给整醒了！一脚把老婆蹬到一边去，盖上被再躺下，想把那个梦续下去，但是，捂了一身臭汗，折腾了半宿也没接上茬儿。

此时此刻他以为又是梦，反正是在梦里，大白天不敢打真的马支书，就在梦里解解恨。他握紧拳头，挥动着有力的臂膀，狠狠地打下去，一下连着一下。他是铁匠，那拳头很有杀伤力。马支书大叫，你疯了，竟敢打到老子头上来？就是我犯了错还有红卫兵哪，怎么能轮到你个逼养的教训我。刘铁匠回过神来，方觉得眼前的一切不是梦。还没等他说什么，马支书挥起愤怒的老拳，带着风声雨点般地落在他的身上。他抱着脑袋退到墙角，连忙磕头，哀求别打了。

刘铁匠一片迷茫，真不明白威风八面的马支书怎么和自己关在了一起。马支书同样一片迷茫，感觉自己突然就咕通一声掉进一个黑咕隆咚的大窟窿里，怎么和刘铁匠一样，就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呢？

原来那些红卫兵见刘铁匠昏过去了，怀疑他是装的，上去踢了两脚，可半天不见醒来。脉还有，气还喘，死不了，就把他放到了一边。马支书和红卫兵说，到晌午了，该吃饭了，我给你们杀了两只鸡，吃完饭我套挂马车送你们回去。红卫兵斩钉截铁地说，鸡坚决不能吃，因为那是贫下中农的血汗，车也坚决不能坐，我们要学习红军二万五，能走着来就能走着回去。红卫兵问有没有野菜和窝头，马支书说咱马家屯啥都缺，就不缺这些东西。野菜和窝头端上来了，红卫兵们很高兴，很激动。他们拽灭了电灯，挡上了窗帘，点上了蜡。烛光如豆，人影摇曳，气氛凝重。他们神情庄严，虔诚无比地说这是吃忆苦饭，是听毛主席的话，走毛主席的路，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他们边吃边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刘铁匠醒了，但任你喊，任你拽，任你打，任你骂，任你踩，任你踹，腰酸腿疼像推泥，实在是站不起来了。事实证明阶级敌人已被打倒在地，既没了招架之功，也没了还手之力。红卫兵小将们很高兴，也很遗憾，还有很多革命激情没处释放。闲着也是闲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就审时度势及时地转移了革命斗争大方向，要在马家屯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卫兵们琢磨了一圈儿，一眼盯上了马支书。马支书心想你们盯我干啥？吃饱喝足了还不快滚蛋。红卫兵们把革命的矛头对准了马支书，说他没能及时把刘铁匠揪出来，没能发现刘铁匠在蠢蠢欲动，还说刘铁匠已经老老实实了，分明是包庇地主富农，混淆阶级阵线，是货真价实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没容他申辩就被薅着头发架上台斗了起来。马支书当年三十多岁，正是血气方刚，在全村老爷们儿面前哪能丢这面子，于是乎大喊大叫，连蹬带踹，但都无济于事，也被打得满嘴丫子淌血，在地下骨碌得满身是土。

看着堂堂的马支书也落得和自己一样的下场，心情沮丧的刘铁匠心里像裂开了一道缝，看见了一丝亮光，竟然忘了自己腚上还糊着屎，马上就有些幸灾乐祸，身上的伤也不怎么疼了。挨完斗马支书仍不服气，脖子粗脸红地敲着桌子，和红卫兵争辩说自己是三代贫农，绝对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马支书说你们红卫兵忠于毛主席，我们贫下中农同样忠于毛主席，他想以贫下中农气贯长虹的革命气势压倒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红卫兵。他的算盘打错了，红卫兵根本不听他那一套，根本不怕他

那一套，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已经变质了，蜕化了，给他挂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大牌子，戴上高帽子，还打了他好几个耳雷子，然后把他拉到大街上游斗。他服软了，低头了，不再喊叫，红卫兵叫咋的就咋的——不服不行啊，好汉不吃眼前亏。东风吹，战鼓擂，红卫兵带领全村老少喊口号，打倒马福山，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马福山那仁字以往是何等地尊贵和响亮，是马家屯最高权力的标志，是全体贫下中农的主心骨。然而啊，然而，顷刻之间房倒屋塌，天地混沌，马支书已是身败名裂，遗臭万年。游街的队伍很长，前面是马福山，后面离离拉拉跟着一串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一共有十多个。马家屯村百十户人家，本没那么些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那十几个都是从相邻大队押送来的。红卫兵都把他們弄到了马家屯统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说是要在这里星火燎原，把革命的烈火烧遍全公社百里河山，还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当然是我们——毛主席的红卫兵！不仅在马家屯斗，还把他們整到外村，挨个儿村游街示众，说是要游遍全公社。也不知道走到哪个村的时候，马福山扑腾一声摔倒了。他的腿上有旧伤，那是土改那年给八路军三五九旅带路剿匪时摔下了山崖留下的。红卫兵看他走不动了，就找来一个大柳条筐，让刘铁匠和一个富农抬着。刘铁匠这个气呀，没成想成了专政对象还得让我抬着。马福山根本不愿意让他们抬着，觉得蜷缩在筐里的他就是一头猪，是在遭受奇耻大辱。他在筐缝里往外看，我的妈呀，看到的都是愤怒的眼睛，挥舞的拳头。

晚上，马支书吃不下饭，半夜了还窝在墙角那抽抽搭搭地哭泣。刘铁匠斜眼瞅着马福山心想，真他妈熊，才挨了一次斗就这样咧着大嘴哭，我挨的斗不知多少次了，我跟谁哭去？找谁诉冤去？你当时怎么斗我来？叫你也尝尝挨斗是个啥滋味。刘铁匠眯了一觉醒來，墙角那面依然抽抽搭搭。刘铁匠心想，你还哭，没完没了，还让不让人睡觉？哭死你也挡不了挨斗，没人可怜你，斗死你，让你尝尝挨斗的滋味有多不好受！刘铁匠翻过身去呼呼地睡了，一觉醒来看见马福山还在那儿淌眼泪。刘铁匠心想这些年你光过好日子了，没有伤心事，眼泪都攒下了，今天就哭死你，哭死你我才高兴呢。马福山毫无睡意，眼前就像过电影，从土改到互助组、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瞪着眼睛熬到天亮。斗了三四天，大队成立了革

命委员会，马支书被夺权了，靠边站了。乌纱帽没了，成了普通老百姓，天天扛着锄头去铲地，拎着镰刀去给牲口割草。村里人大都神色慌张地躲着他，连孩子见着都吓得拼命跑，好像是在躲避毒蛇猛兽、妖魔鬼怪。马支书感到无比窝囊，十分不理解，一次又一次嚎啕大哭。他跑到土改时的农会马主席、后来的老支书的坟上惊天动地、开闸放水似的哭诉起来。哭了多长时间、坐了多长时间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和地下的老书记说，我没辜负你对我的培养啊，真的没犯什么错误，我实心实意地干工作呀！我就不明白革命怎么就革到我头上来了？革命的暴风骤雨怎么还淋了我一身水？他们把我像猪一样装在一个大筐里到处游街，窝囊死我了，当年咱们斗地主也没他们这样损呢。呜呜——！家里人找不见他，顿时慌了手脚，以为他想不开寻了短见，老老少少连哭带叫乱了套。后山屯的牛书记就是想不开，游完街就找了个歪脖子树吊死了，才三十多岁，扔下老婆孩子一大帮，多让人揪心哪。家里人找到公社，找遍了亲戚朋友，找遍了他能去的地方也不见他的影子，以为他肯定也走了那条道儿。傍黑的时候他溜溜达达回来了，全家惊喜，相拥而泣，都劝他千万要把心放宽了。他窝囊的是怎么落得和地主刘铁匠等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一样的下场，对不起当年老书记对自己的培养，以后还怎样在屯子里做人。不理解的是红卫兵说他变质了，蜕化了，包庇地主，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一个“穷棒子”出身，共产党来了才吃上了饱饭，穿上了衣服，还入党当上了干部，成了国家的主人，我怎么可能反对毛主席呢？怎么可能反对社会主义呢？我吃错药了，我是傻柱子呀？谁反我也不能反哪。更可气的是还不让人说话解释，天底下还有没有说理的地方？一想到这些他就觉得委屈，就得呜呜地哭出来。

刘铁匠也不怕他了，真的不怕了，见了面还用眼睛剜他几眼，后来还敢狼牙歹地不止一次地数落他：原来你也有今天，你这是遭到报应了！刘铁匠很清楚，这回不是梦，是大白天，在场院里，旁边还有一些妇女劳力。马福山肺都要气炸了，真想上去给他两个大耳雷子。但马福山没敢，实在是害怕惹祸上身，因为红卫兵说了，只许他老老实实，不准他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就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还要断子绝孙。那一天没啥事，他和家里人说了声后就翻山越岭去了公社，要向公社

书记告红卫兵的状，让公社书记收拾他们。没想到公社书记也刚挨完斗，被剃了鬼头，正靠边站，在家待着呢。所谓的鬼头就是拿把剪子在专政对象头上随便剪，其状就是豁牙子啃西瓜，惨不忍睹。看着公社书记的鬼头，马支书的心彻底凉了，觉得完了，一切都完了。

公社书记倒是想得开，他说：“这叫踢开党委闹革命，你那个小官算个啥？噫！这都啥时候了，你还跑我这来告红卫兵的状？老虎的须子你也敢薅，不知天高地厚！就不怕红卫兵把你逮回去，再给你加一条罪状？”

马福山说：“红卫兵忒不讲理，乱扣帽子，说打就打，劈头盖脑。上午我还帮他们收拾刘铁匠，下午他们扯过来就斗争我，老婆孩子都不准出门，这和咱们土改时斗地主有啥两样？最可恨的是刘铁匠也反了，胆敢打了我两个嘴巴子。”

说着话，咸滋滋的泪水止不住地流出来。

书记说：“你别急，听我慢慢和你说，咱们国家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听说过吗？毛主席亲自接见过，贺龙元帅亲自培养的，全国人民欢呼热爱的，那也没当啥，红卫兵说他得的冠军杯是外国的资产阶级制造的，争着抢着去夺那个杯就是崇洋媚外，冠军得的越多越是走资本主义，把他揪出来好顿批判，不让他再打乒乓球了。你说上哪讲理去？他窝囊，想不开，上吊自杀了。”

马福山在淌眼泪。

书记用手背拍拍马福山的胸口继续说：“咱受党教育这么些年，可不能想不开干那种傻事。刘少奇都打倒了，贺龙都打倒了，咱算个啥？咱啥也不说，认真斗私批修接受改造。”马福山说：“我真没变质蜕化，没变成资产阶级。”

书记说：“你看你那双手，连个老茧都没有，和白面书生似的，以前是这样吗？多长时间没参加劳动了？资产阶级思想像虫子一样，已经钻到你的脑袋里了，你还不觉得，还说没变质蜕化。我比你官大不大，照样不敢得罪红卫兵，他们叫我咋的我咋的，硬顶牛非吃大亏不可。”

经过书记一番教导马福山心里好像明白了许多，蔫不悄悄地回到村里，夹起尾巴做人。过了半年，上面说是以前的事都搞错了，要纠偏。公社革命委员会来人把马福山扶持起来，又当书记又当大队革命委员